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成长记忆

周末返回久别的常州局前街小学。校园虽已面目全非，熟悉的气味仍入口惊心。

一棵老树把我们领回起点。有时候，童年印象会如血亲召唤一样忽然呈现，并悄悄“潜伏”左右人的余生。

这里留给我们的，是关于成长的记忆。它比任何大事件活得长久。

打球跳高练体操，腿长的我总被体育老师看好。树下的另类阅读课，为成长打下坚固的人性基石，让我受用至今。

听见谁在说：“最深的歉意，是我参与了偷偷从楼上向某老师泼墨的恶作剧。”“此生最大的谎言，是从小爱唱的某支歌。”

本期《行者》，有作家罗达成办刊的激情追忆，有学者王家新发现的“另一个顾彬”，还有艺术家何立伟、尹春华捕捉的生命“瞬间”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:xdc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顾彬的“新身份”

文/王家新

我们都知道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：汉学家、教授、诗人、翻译家、批评家，等等，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，这是一位可以坐在一起“把酒论诗”的朋友。有了好酒我就想起他，想要与他一起分享，正如我有了好诗一样。

而现在，顾彬又有一个新身份了，那就是用中文写作的散文家。近年来他的新作，让我惊讶。他的创造力如此蓬勃。重要的是，他在诗和散文两方面齐头并进，不仅像诗人策兰说的那样“我从两个杯子喝酒”，一个用汉语创作的“德国中文作家”。而这在西方汉学家中十分罕见。几年来，他在《南方周末》《北京青年报》等报副刊和《青春》杂志上开有散文专栏，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。一次我在微博上贴出了他的《翻译与死亡》等散文，几天内竟有十多万点击量，还有许多读者留言，说他们发现了“另一个顾彬”！

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顾彬，可能会给人以某种过于直言、甚或“偏激”的印象，而用中文创作散文的顾彬，却是一个幽默可爱、富有智慧和性情的作家。他写日常生活和思考，写他的朋友，也写动物。他在语言上有一种特殊的创造性。绝不满足于仅用中文“正确地”或流畅地表达他的“意思”，在我看来尤为难得的是，他用汉语创造了富有个性和特殊味道的文体：“顾彬体”。比如他这样谈论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诗人的诗：“写诗，这就是

回故乡，就是回家。不一定是衣锦的还乡，也不一定是夜行的还乡，很可能是白日穿着破衣服的还乡。”在《翻译与死亡》中，他在引用了苏格拉底的“搞哲学这就是学死”之后这样说：“搞翻译是好好学埋葬自己”“所以我每天从事翻译，我同时每天学爱，学死，学一千个爱，学一千个死。”这种“顾彬式的中文”，读起来“怪怪的”，但却让人由衷地喜爱！它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以他的方式重新“发明”了汉语。

写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“我从两个杯子喝酒”这句诗。这“两个杯子”之于顾彬，也可以说一是德语，一是汉语。他同时从两个杯子喝酒，并把它们奇妙地调兑到一起。我以前曾说运用了汉语的句法和意象改写了他的德语，说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，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，如“我们喜欢冰水，/不喜欢热汤，/我们喜欢明亮鱼缸，/不喜欢黑锅”这样的诗句，一顿中国晚餐，竟让他产生了如此奇妙的灵感！这种别具匠心的挪用、嫁接、改写和“陌生化”手法，现在也成为他散文中常用的语言策略了。

他爱喝中国白酒，“诗酒不分家”这句老话，用在他那里正合适。读他的散文，我就闻到浓烈的酒味。会时时透出醉意，也正因为这种“陶醉”，他和汉语建立了一种“亲密性”，他进入到一种私密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境地，如《白酒与诗

歌，瓶子和空虚》，就充满了动人的诗的梦想：“58°以下的酒对我来说不是酒，是水，可以用来刷牙，也可以用来洗脸，但是不能用来作为仙人。”他要借酒成仙的“仙人”，不消说，是李白式的仙人（他早年爱上汉语就是从李白的一首诗开始的）：

“麦安是一个才女。我估计她那个晚上感觉到，除了郑愁予与我之外饭馆还有一个更好的诗人。麦安懂买好酒，她买的是太白白酒。我们在舞台上还没有喝光第二瓶酒，第三瓶已经失踪了。瓶子会飞吗？如果学好了列子凭空游仙的方式，连瓶子也可以飞。所以每一个瓶子还是满满当当的时候，它应该慢慢学‘空’。空了，它可以拍着飞到金门去。它当时飞起来，自己回酒岛吗？”

这里描述的，是和诗人郑愁予一起在德国柏林喝酒的情形，“还有一个更好的诗人”，这就暗示了李白的“在场”，还由此展开了一种奇异的想象：“第三瓶已经失踪了”，被李白偷喝了吗？或，它自己飞走了吗？而接下来更为奇妙，不仅借用了列子凌空游仙的神话传说，而且十分耐人寻味：它应该慢慢学“空”（显然这也来自于中国思想）。“空”了，生命才能化沉重为轻盈，才能飞起来。飞向哪里呢？因为郑愁予出生于台湾金门，所以，它自己要飞回到那个“酒岛”！

这又应了诗人说过的话：“写诗，这就是回故乡，就是回家。”不

过这里的“故乡”和“家”，对他来说，显然已不仅是德国的出身地（虽然他对它仍充满感情，他就曾带我访问过他的家乡——位于下萨克森州的策勒小城，他给我看巴赫当年曾演奏过的古老教堂，并在大街上寻闻“童年时烤面包的香味”……），而是他用“双语”（德语）为自己创造的一个家园。这里，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谈翻译时说过的一段话：

“在德语中，翻译这个动词，是uebersetzen，它的第二个意思是‘摆渡’……从此岸送达彼岸，从已知之域送达未知之域，连船夫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变化……翻译也意味着‘自我转变’：把一种外国语因素中的未知之物，转变为一种新的语言媒介，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，我的旧我离世而去。”

了解了他的这种“翻译观”，我们就可以感到：他写诗，他翻译，他从事中国思想和文学研究，他用汉语创作散文，就是为了从此岸到达彼岸，从已知到达未知，就是为了生命的更新和“自我转变”。这是一种来自德国的伟大传统吗？是的，瓦雷里当年就曾这样赞叹歌德：“他做到了认识自己、失去自己、重新找回并重新塑造自己、成为不同的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。”■



张望摄/何立伟

学校的小女孩

文/何立伟

巴德岗的一所小学前
这位还没上学的小女孩
凝神张望着
那些朝学校大门走过的哥哥姐姐们
她是好奇学校的生活呢
还是怀着一丝莫名其妙的恐惧呢
简单的小女孩
忽然有了
不那么简单的眼神



街头摄/何立伟

街头姑娘

文/何立伟

通往杜巴广场的街道人流如注
拥挤 芜乱 嘈杂 令人心惶

而你走过来了 姑娘
你拐过街角走过来 年轻的女王

忽然间一切有了秩序
一切退到远方 成了王宫的背景墙

你钻石般光芒四射
胸脯骄傲但不张狂

我赶紧按下快门
当你走近我身旁

千分之一秒 凝固你的青春 高贵
美 和坦荡

刹那的永恒 像一道
绝不会凋谢的纪念的阳光